

英国戏剧选

目 录

莎士比亚	()
一报还一报	()
无事生非	()
仲夏夜之梦	()
暴风雨	()
温莎的风流娘儿们	()
错误的喜剧	()
爱的徒劳	()
第十二夜	()
终成眷属	()
冬天的故事	()
皆大欢喜	()
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	()
麦克白	()
雅典的泰门	()
辛白林	()
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	()
萧伯纳	()
巴巴娜少校	()
英国佬的另一个岛	()

华伦夫人的职业 ()

康蒂妲 ()

王尔德 ()

温德米尔夫的扇子 ()

谢立丹 ()

造谣学校 ()

莎士比亚

一报还一报

剧中人物

文森修	公爵
安哲鲁	公爵在假期中的摄政
爱斯卡勒斯	辅佐安哲鲁的老臣
克劳狄奥	少年绅士
路西奥	纨袴子
两个纨袴	绅士
凡里厄斯	公爵近侍
狱吏	
托马斯	} 两个教士
彼得	
陪审官	
爱尔博	糊涂的差役
弗洛斯	愚蠢的绅士
庞贝	妓院中的当差

阿伯霍逊	刽子手
巴那丁	酗酒放荡的囚犯

依莎贝拉	克劳狄奥的姊姊
玛利安娜	安哲鲁的未婚妻
朱丽叶	克劳狄奥的恋人
弗兰西丝卡	女尼
咬弗动太太	鸨妇

大臣、差役、市民、童儿、侍从等

地 点

维也纳

第 一 幕

第一场 公爵宫廷中一室

公爵、爱斯卡勒斯、群臣及侍从等上。

公 爵 爱斯卡勒斯！

爱斯卡勒斯 有，殿下。

公 爵 对于政治方面的种种机宜，我不用多向你絮说，因为我知道你在这主面的经验阅历，胜过我所能给你的任何指示；对于地方上人民的习惯，以及布政施教的宪章、信赏必罚的律法，你也都了如指掌，比得上任何博学练达之士，所以我尽可相信你的才能，让你自己去适宜应付。我给你这一道诏书，愿你依此而行。（以诏书授爱斯卡勒斯）来人，去叫安哲鲁过来。（一侍从下）你看：这人能不能代理我的责任？因为我在再三考虑之下，已经决定当我出巡的时候，叫他摄理政务；他可以充分享受人民的畏惧爱敬，全权处置一切的事情。你认为怎样？

爱斯卡勒斯 在维也纳，要是有人值得受这样隆重的眷宠恩荣，那就是安哲鲁大人了。

公 爵 他来了。

安哲鲁上。

安哲鲁 听见殿下的召讯，小臣特来恭听谕令。

公 爵 安哲鲁，在你的生命中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地方，使大家一眼便知道你的所有的为人。你自己和你全部的一切，倘不拿出来贡献于世人，仅仅一个人独善其身，那实在

是一种浪费。上天生下我们，是要把我们当作火炬，不是照亮自己，而是普照世界；因为我们的德行倘若不能推及他人，那就等于没有一样。一个人有了才智，必须使它产生有益的结果；造物是一个工于算计的女神，她所给与世人的每一点才智，都要受赐的人知恩感激，加倍还报。可是我虽然这样对你说，也许我倒是更应该受你教益的；所有请你接受这道诏书吧，安哲鲁；（以诏书授安哲鲁）当我不在的时候，你就是我的全权代表，你的片言一念，可以决定维也纳人民的生死，年长的爱斯卡勒斯虽然先受到我的嘱托，他却是辅佐你的。

安哲鲁 殿下，当您还没有在我这块顽铁上面打下这样光荣伟大的印记之前，最好请您先让它多受一番考验。

公爵 不必推托了，我在考虑周详之后，才决定选中你，所以你可以当之无愧。我因为此行很是匆促，对于一切重要事务不愿多加过问。我去了以后，随时会把我在外面的一切情况写信给你；我也盼望你随时把这儿的情况告诉我。现在我们再会吧，希望你们好好执行我的命令。

安哲鲁 可是殿下，请您容许我们为您壮壮行吧。

公爵 我急于动身，这可不必了。你在摄政的时候，尽管放手干去，不要有什么顾虑；你的权力就像我自己一样，无论是需要执法从严的，或者不妨酌情宽恕的，都凭着你的判断执行。让我握你的手。我这回出行不准备让大家知道；我虽然爱我的人民，可是不愿在他们面前张扬，他们热烈的夹道欢送，虽然可以表明他们对我的好感，可是我想，喜欢这一套的人是难以称为审慎的。再会吧！

安哲鲁 上帝保佑您一路平安！

爱斯卡勒斯 愿殿下早日平安归来！

公爵 谢谢你们。再见！（下。）

爱斯卡勒斯 大人，我想请您允许我跟您开诚布公地谈一下，我

必须知道我自己的地位。主上虽然付以我重托，可是我还不曾明白我的权限到底是怎样。

安哲鲁 我也是一样。让我们一块儿回去对这个问题作出圆满的安排吧。

爱斯卡勒斯 遵命。（同下。）

第二场 街 道

路西奥及二绅士上。

路西奥 我们的公爵和其他的公爵们要是跟匈牙利国王谈判不成功，那么他们要一致向匈牙利国王进攻了。

绅士甲 上天赐我们和平，可不是要让我们和匈牙利国王讲和平！

绅士乙 阿门！

路西奥 你倒像那个虔诚的海盗，带着十诫出去航海，可是把其中的一诫除掉了。

绅士乙 是“不可偷盗”那一诫吗？

路西奥 对了，他把那一诫除掉了。

绅士甲 是啊，有了这一诫，那简直是打破了那海盗头子和他们这一伙的饭碗，他们出去就是为了劫取别人的财物。哪一个当兵的在饭前感恩祈祷的时候，愿意上帝给他和平？

绅士乙 我就没有听说过哪个士兵不喜欢和平。

路西奥 我相信你没有听到过，因为你是从来不到祈祷的地方去的。

绅士乙 什么话？至少也去过十多次。

绅士甲 啊，你也听到过有韵的祈祷文吗？

路西奥 长长短短各国语言的祈祷他都听到过。

绅士甲 我想他无论什么宗教的祈祷都听到过。

路西奥 对啊，宗教尽管不同，祈祷总是祈祷；这就好比您尽管

祈祷，总是一个坏人一样。

绅士甲 嘿，我看老兄也差不多吧。

路西奥 这我倒承认；就像花边和闪缎差不多似的。你就是花边。

绅士甲 你就是闪缎，上好闪缎；真称得上是光溜溜的。我宁可作英国粗纱的花边，也不愿意像你这样，头发掉得精光，冒充法国闪缎。这话说得够味儿吧？

路西奥 够味儿；说实话，这味儿很让人作呕。你既然不打自招，以后我可就学乖了，这辈子总是先向你敬酒，不喝你用过的杯子，免得染上疾病。

绅士甲 我这话反而说出破绽来了，是不是？

绅士乙 可不是吗？有病没病也不应该这么说。

路西奥 瞧，瞧，我们那位消灾解难的太太来了！我这一身毛病都是在她家买来的，简直破费了——

绅士乙 请问，多少？

路西奥 猜猜看。

绅士乙 一年三千块冤大头的洋钱。

绅士甲 哼，也许不止呢。

路西奥 还得加一个法国光头克郎。

绅士甲 你老认为我有病；其实你错了，我很好。

路西奥 对啦，不是普通人所说的健康；而是好得像中空的东西那样会发出好听的声响；你的骨头早就空了，骨髓早让风流事儿吸干了。

咬弗动太太上。

绅士甲 啊，久违了！您的屁股上哪一边疼得厉害？

咬弗动太太 哼，哼，那边有一个人给他们捉去关在监狱里了，像你们这样的人，要五千个才抵得上他一个呢。

绅士乙 请问是谁啊？

咬弗动太太 嘿，是克劳狄奥大爷哪。

绅士甲 克劳狄奥关起来了！哪有此事！

咬弗动太太 嘿，可是我亲眼看到他给人捉住抓了去，并且就在三天之内，他的头要给砍下了呢。

路西奥 别说笑话，我想这是不会的。你真的知道确实有这样的事吗？

咬弗动太太 千真万确，原因是他使朱丽叶小姐有了身孕。

路西奥 这倒有几分可能。他约我在两点钟以前和他会面，到现在还没有来，他这人是非常守信的。

绅士乙 再说，这和我们刚才谈起的新摄政的脾气也有几分符合。

绅士甲 尤其重要的是：告示确实是这么说的。

路西奥 快走！我们去打听打听吧。（路西奥及二绅士下。）

咬弗动太太 打仗的打仗去了，病死的病死了，上绞刑架的上绞刑架去了，本来富有的穷下来了，我现在弄得没有顾客上门啦。

庞贝上。

咬弗动太太 喂，你有什么消息？

庞贝 那边有人给捉去坐牢了。

咬弗动太太 他干了什么事？

庞贝 关于女人的事。

咬弗动太太 可是他犯的什么罪？

庞贝 他在禁河里摸鱼。

咬弗动太太 怎么，谁家的姑娘跟他有了身孕了吗？

庞贝 反正是有一个女人怀孕了。您还没有听见官府的告示吗？

咬弗动太太 什么告示？

庞贝 维也纳近郊的妓院全部拆除。

咬弗动太太 城里的怎么样呢？

庞贝 那是要留着传种的；它们本来也要拆除，幸好有人说情。

咬弗动太太 那么我们在近郊的院子都要拆除了吗？

庞 贝 是啊，连片瓦也不留。

咬弗动太太 喂哟，这世界真是变了！我可怎么办呢？

庞 贝 您放心吧，好讼师总会有人请教的，您可以迁地为良，重操旧业，我还是做您的当差。别怕，您服侍人家辛苦了这一辈子，人家总会可怜、照应您的。

咬弗动太太 那边又有什么事啦，酒保大爷？咱们避避吧。

庞 贝 狱官带着克劳狄奥大爷到监狱里去啦，后面还跟着朱丽叶小姐。（咬弗动太太、庞贝同下。）

狱吏、克劳狄奥、朱丽叶及差役等上。

克劳狄奥 官长，你为什么要带着我这样全城游行，在众人面前羞辱我？快把我带到牢里去吧。

狱 吏 我也不是故意要你难堪，这是安哲鲁大人的命令。

克劳狄奥 威权就像是一尊天神，使我们在犯了过失之后必须受到惩罚；它的命令是天上的纶音，不临到谁自然最好，临到谁的身上就没法反抗；可是我这次的的确咎有应得。

路西奥及二绅士重上。

路西奥 喂哟，克劳狄奥！你怎么戴起铁镣来啦？

克劳狄奥 因为我从前太自由了，我的路西奥。过度的饱食有伤胃口，毫无节制的纵欲，结果会使人失掉了自由。正像饥不择食的饿鼠吞咽毒饵一样，人为了满足他的天性中的欲望，也会饮鸩止渴，断送了自己的性命。

路西奥 我要是也像你一样，到了吃官司的时候还会讲这么一番大道理，我一定去把我的债主请几位来，叫他们告我。可是，说实话，与其道貌岸然地坐牢，还是当个自由自在的傻瓜好。你犯的什么罪，克劳狄奥？

克劳狄奥 何必说起，说出来也是罪过。

路西奥 什么，是杀了人吗？

克劳狄奥 不是。

路西奥 是奸淫吗？

克劳狄奥 就算是吧。

狱吏 别多说了，去吧。

克劳狄奥 长官，让我再讲一句话吧。路西奥，我要和你说话。
(把路西奥扯至一旁。)

路西奥 只要是对你有好处的，你尽量说吧。官府把奸淫罪看得这样认真吗？

克劳狄奥 事情是这样的：我因为已经和朱丽叶互许终身，和她发生了关系；你是认识她的；她快要成为我的妻子了，不过没有举办表面上的仪式而已，因为她还有一注嫁奁在她亲友的保管之中，我们恐怕他们会反对我们相爱，所以暂守秘密，等到那注嫁奁正式到她自己手里的时候，方才举行婚礼，可是不幸我们秘密的交欢，却在朱丽叶身上留下了无法掩饰的痕迹。

路西奥 她怀孕了吗？

克劳狄奥 正是。现在这个新任的摄政，也不知是因为不熟悉向来的惯例；或是因为初握大权，为了威慑人民起见，有意来一次下马威；不知道这样的虐政是在他权限之内，还是因为他一旦高升，擅自作为——这些我都不能肯定。可是他已经把这十九年来束诸高阁的种种重罚，重新加在我的身上了。他一定是为了要博得名誉才这样做的。

路西奥 我相信一定是这个缘因。现在你的一颗头颅搁在你的肩膀上，已经摇摇欲坠了，一个挤牛奶的姑娘在思念情郎的时候，叹一口气也会把它吹落下来的。你还是想法叫人追上公爵，向他求情开脱吧。

克劳狄奥 这我也试过，可是不知道他到底在什么地方。路西奥，我想请你帮一下忙。我的姊姊今天要进庵院修道受戒，你快去把我现在的情况告诉他，代我请求她向那严厉的摄政说情。我相信她会成功，因为在她的青春的魅力里，有一种无语的辩才，可以使男人为之心动；当她

在据理力争的时候，她的美妙的言辞更有折服他人的本领。

路西奥 我希望她能够成功，否则和你犯同样毛病的人，大家都要惴惴自危，未免太教爱好风流的人丧气；而且我也不愿意看到你为了一时玩耍，没来由送了性命。我就去。

克劳狄奥 谢谢你，我的好友。

路西奥 两点钟之内给你回复。

克劳狄奥 来，长官，我们去吧。（各下。）

第三场 寺院

公爵及托马斯神父上。

公爵 不，神父，别那么想，不要认为爱情的微弱的箭镞会洞穿一个铠甲严密的胸膛。我所以要请你秘密地收留我，并不是因为我有一般年轻人那种燃烧着的热情，而是为了另外更严肃的事情。

托马斯 那么请殿下告知我吧。

公爵 神父，你是最知道我的，你知道我多么喜欢恬静隐退的生活，而不愿把时光销磨在少年人奢华糜费、争奇炫饰的所在。我已经把我的全部权力交予安哲鲁——他是一个持身严谨、屏绝嗜欲的君子——叫他代理我治理维也纳。他认为我是到波兰去了，因为我向外边透露着这样的消息，大家也都是这样相信着。神父，你想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吗？

托马斯 我很愿意知道，殿下。

公爵 我们这里有的是严峻的法律，对于放肆不驯的野马，这是少不了的羁勒，可是在这十多年来，我们却把它当作具文，就像一头蛰居山洞、久不觅食的狮子，它的爪子

全然失去了锋利。溺爱儿女的父亲倘若把藤鞭束置不用，仅仅让它当作吓人的东西，到后来它就会被孩子们所藐视，不会再对它生畏。我们的法律也是一样，因为不施行的缘故，变成了毫无效用的东西，胆大妄为的人，可以把它恣意玩弄；正像婴儿殴打他的保姆一样，法律完全荡然扫地了。

托马斯 殿下随时可以把这束置不用的法律实施起来，那一定比交给安哲鲁大人执行更能让人畏服。

公爵 我恐怕那样也许会使人过分畏惧了。因为我对于人民的放纵，原是我自己的过失；罪恶的行为，要是姑息纵容，不加责罚，那就是无形的默许，既然允许他们这样做了，现在再重新惩罚他们，那就是暴政了。所以我才叫安哲鲁代理我的职权，他可以凭藉我的权力重整颓风，可是因为我自己不在其位，人民也不致对我怨谤。一方面我要默察他的治绩，准备装扮作一个贵宗的僧侣，在各地巡回察访，无论皇亲国戚或是庶民，我都要一一访问。所以我要请你借给我一套僧服，还要有劳你指点我一个教士所应有的一切行为举止。我这样的行动还有其他的原因，我可以慢慢告诉你，可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安哲鲁这人平日拘谨严肃，从不承认他的情感会冲动，或是面包的味道好过石子，所以我们倒要等着看看，要是权力能够转移人的本性，那么世上正人君子的本来面目到底是怎样的。（同下。）

第四场 尼 庵

依莎贝拉及弗兰西丝卡上。

依莎贝拉 那么你们做修女的没有其他的权利了吗？

弗兰西丝卡 你认为这样的权利还不够吗？

依莎贝拉 够了够了；我这样说并不是希望更大的权利，我倒希望我们皈依圣克来的姊妹们，应该守持更加严格的戒律。

路西奥 （在内）喂！主赐平安给你们。

依莎贝拉 谁在外面喊叫？

弗兰西丝卡 是个男人的叫声。好依莎贝拉，你把钥匙拿去开门，问他有什么事。你可以去见他，我却不能，因为你还没有受戒。等到你立愿修持后，你就不能和男人讲话，除非当着住持的面；并且讲话的时候，不准露脸，露脸的时候不准说话。他又在叫了，请你就去回答他吧。（下。）

依莎贝拉 平安如意！谁在那里叫门？

路西奥上。

路西奥 愿你有福，姑娘！我看见你脸上的红晕，就知道你是个童贞女。你可以带我去见见依莎贝拉吗？她也是在这儿修行的，她有一个不幸的弟弟叫克劳狄奥。

依莎贝拉 请问您为什么要说“不幸的弟弟”？因为我就是他的姊姊依莎贝拉。

路西奥 美丽温柔的姑娘，令弟叫我向您多多致意。废话少说，令弟现在已经坐牢了。

依莎贝拉 噯哟！为了什么？

路西奥 如果我是法官，那么为了他所干的事，我不但不判他的罪，还要大大地褒奖他哩。他和他的女朋友要好，她已经有了身孕啦。

依莎贝拉 先生，请您少说笑吧。

路西奥 我说的是实话。虽然我惯爱跟姑娘们搭讪取笑，乱嚼舌头，可是您在我的心目中是崇高圣洁、超凡脱俗的，我在您面前就像面对神明一样，不敢说半句谎话。

依莎贝拉 您这样取笑我，未免太亵渎神圣了。

路西奥 请您别那么想。简简单单、的的确确是这么一事情：

令弟和他的恋人已经同过床了。万物受过滋润灌溉，就会丰盛饱满，种子播了下去，一到花开的季节，荒芜的土地上就会变成万卉争荣；令弟的辛勤耕耘，也已经在她的身上结起果实来了。

依莎贝拉 有人和他有了身孕了吗？是我的妹妹朱丽叶吗？

路西奥 她是您的妹妹吗？

依莎贝拉 是我的义妹，我们是同学，因此彼此相亲相爱，所以姐妹相称。

路西奥 正是她。

依莎贝拉 啊，那么让他和她结婚好了。

路西奥 问题就在这里。公爵忽然离开本地，许多人信以为真，准备痛痛快快地玩一下，我自己也是其中的一个；可是我们从熟悉政界情况的人们那里知道，公爵这次的真正目的，完全不是他向外界所宣布的那么一回事。代替他全权摄政的是安哲鲁，这个人的血就像冰雪一样冷，从来不觉得感情的冲动，欲望的刺激，只知道用读书克制的工夫锻炼他的德性。他看到这里的民风习于淫佚，虽然有严刑峻法，并不能使人惧怕，正像一群小鼠在睡狮的身旁跳梁无忌一样，所以决定重整法纪；令弟触犯刑章，按律例应处死刑，现在给他捉去，正是要杀鸡给猴看，给众人看一个榜样。他的性命危在旦夕，除非您肯去向安哲鲁婉转请求，也许有万一之望；我所以受令弟之托前来看您的目的，也就在于此。

依莎贝拉 他一定要把他处刑吗？

路西奥 他已经把他判罪了，听说处决的命令已经下来。

依莎贝拉 唉！我有什么能力能够搭救他呢？

路西奥 尽可能运用您的全力吧。

依莎贝拉 我的全力？唉！我恐怕——

路西奥 疑惑足以败事，一个人往往因为遇事畏缩的原因，失去了成功的机会。以安哲鲁那边去，让他知道当一个少女

有什么请求的时候，男人应当像天神一样毫不吝啬；当她长跪哀吁的时候，无论什么要求都应该毫不迟疑地允许她的。

依莎贝拉 那么我就去试试看吧。

路西奥 但事不宜迟。

依莎贝拉 我马上就去；不过现在我还要去告诉一声住持。谢谢您的好意，请向舍弟致意，事情成功与否，今天晚上我就给他答复。

路西奥 那么我就告辞了。

依莎贝拉 再会吧，好先生。（各下。）